

四庫全書總目

中華書局

四庫全書總目

(全二冊)

〔清〕永瑢等撰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石景山區中華書局印刷廠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 135印張 · 3,300千字

1965年6月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4次印刷

印數16,701—22,700册

統一書號：17018·69 定價：28.50元

ISBN 7-101-00259-5/Z · 28

出版說明

清朝政府從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開始，用了十年左右的時間，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纂修成一部規模龐大的叢書，名叫《四庫全書》。在纂修期間，對採入《四庫全書》的書籍和一些沒有採入的書籍，都會分別編寫內容提要；後來把這些提要分類編排，彙成一書，就是這部《四庫全書總目》（又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爲了纂修《四庫全書》，當時在北京設立了一個專門機構，稱爲「四庫全書館」。每當一部書籍校訂完成，就由館臣擬寫一篇提要，放在書的前面。提要的內容，除了論述「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外，還要「列作者之爵里」，「考本書之得失」，以及辨訂「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等等。各書前面的提要在編入《總目》時，又經過較大的修改補充，最後由總纂官紀昀和陸錫熊綜合、平衡，並在文字上加以潤飾。紀昀在四庫全書館內最久，提要的整理加工，也以他的力量爲多，因此，這部《總目》雖然以乾隆第六子永瑢領銜編撰，實際上却是紀昀總其成的。

《總目》全書共二百卷，按中國古代傳統的分類法，分經史子集四大類，每一大類又分若干小類，其中一些比較複雜的小類再細分子目。每一大類、小類的前面有小序，子目的後面有案語，扼

要地說明這一類著作的源流以及所以分這一類目的理由。每一類的後面，還附有「存目」，「存目」中的書籍，是經纂修官們校閱，認為價值不高，或它們的思想內容有對於封建統治不利，因而不會收入《四庫全書》中的。《總目》卷首還分列乾隆的所謂「聖諭」，四庫館臣所上的「表文」，以及「職名」、「凡例」等，大致記載了《四庫全書》和《總目》的纂修經過和編寫體例。

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七月，《總目》初稿完成。在以後大約七八年的時間內，《總目》的內容，隨着《四庫全書》的不斷補充和抽換，也有過幾次增改。據現在所知，《總目》在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已經寫定，並在這年由武英殿刻版（見一九三三年出版的《故宮所藏殿版書目》）。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浙江的地方官府又根據杭州文瀾閣所藏武英殿刻本翻刻。從此以後，這部《總目》就得到廣泛的流傳。

《總目》對書籍的評價，是從封建主義的觀點出發的。它一方面標榜當時盛極一世的「漢學」，其中有些提要偏於瑣屑字句的考證；一方面又宣揚作為封建社會上層建築的理論基礎的孔孟之道，提要雖然在此具體問題上不盡同意程頤、朱熹的意見，但實質上還是恪守程、朱理學，而對某些不合封建正統思想的著作竭力攻擊。另外，一部分提要在涉及國內少數民族的地方，對他們表示了蔑視的態度；涉及對我國一些友鄰國家的記載，又流露出封建大國沙文主義的思想。這些都是書中的

糟粕，應該加以批判。

但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總目》的另一面。《總目》著錄的書，據我們這次整理時的仔細統計，收入《四庫全書》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種，九萬三千五百五十一卷。這些書籍，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國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元代以前的書籍收輯更為完備）。這一萬餘種的書籍，每一種有介紹其大致內容的提要，而且又有系統的分類編排，這就對於我們了解古代的各類著作提供了不少方便。另外，當時參加纂修《四庫全書》和編寫提要的人，像戴震、邵晉涵、周永年、姚鼐等，都在某一方面有所專長，《總目》中對於一些古籍的考訂，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當時的研究成果，訂正了前人的某些缺失（《總目》的考證也仍有不少舛誤疏漏，可參考近人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等書）。因此，《總目》作為一部較有系統的、內容比較充實的書目工具書，它對我們今天還有查閱參考之用。我們現在把它影印出版，目的也就在此。

以下談談這次整理影印中的一些情況。

一、《總目》過去有幾個比較主要的刻本，即武英殿本，浙江杭州本，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的廣東本。浙本據殿本重刻，校正了殿本的不少錯誤。粵本以浙本為底本覆刻，個別字句又據殿本

校改，但同時又沿襲了殿本之誤。浙本當然還留有不少錯字，但比較起來錯字較少，因此這次我們用浙本作底本，參用殿本和粵本相校，作校記附後。

二、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清朝政府發現收入《四庫全書》中的明李清《諸史同異錄》一書有詆毀清朝統治的字句，於是又派人重新檢查收入的書，就把李清的其他幾種著作，像《南北史合注》、《南唐書合訂》、《列代不知姓名錄》，以及周亮工的《讀畫錄》、《書影》、《閻小紀》、《印人傳》、《同書》，吳其貞的《書畫記》，潘樞章的《國史考異》等撤毀，並把這十一種書的提要也從《總目》中刪除。但這十一種書雖然從《四庫全書》中撤出，清朝宮殿中却仍然留有副本，書前的提要也依舊保存（《諸史同異錄》和《同書》未見）。我們這次就從故宮博物院中把《南北史合注》等九份提要補錄在《總目》的後面，題為「四庫撤燬書提要」。

三、嘉慶時，浙江巡撫阮元先後徵集了四庫未收的書一百七十多種，向清廷進呈，並仿《總目》的體例，每一書寫有提要。道光二年（一八二二），阮元的兒子阮福就把這一百七十多篇提要編成五卷，列在阮元《攀經室集》的後面，題為外集。我們這次就用它影印，並接在「四庫撤燬書提要」之後。

四、本書由王伯祥先生斷句。我們自己又編製了書名及著者姓名索引，附於書末，以便檢尋。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

聖論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奉上諭。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幾餘典學，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綱載藉極博，其鉅者羽翼經訓，垂範方來，固足稱千秋法鑒。卽在識小之徒，專門撰述，細及名物象數，兼綜條貫，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發明，可為游藝養心之一助。是以御極之初，卽詔中外搜訪遺書，竝令儒臣校勘十三經、二十四史、編布疋宮，纂輯後學，復開館纂修綱目三編，通鑑輯覽及三通諸書。凡藝林承學之士，所當口誦家紋者，既已資略備。第念讀書固在得其要領，而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惟蒐羅益廣，則研討愈精。如康熙年間所修圖書集，成全部，兼收竝錄，極方策之大觀。引用諸編，率屬因類取裁，勢不能悉載全文，使閱者沿流溯源，一一徵其來處。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為不富，然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採集，彙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躉訪，除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牘屏、幢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騁，刻酬倡詩文，瑣屑無當者，均無庸採取外。其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關明性學治法，關繫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注，攷覈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又如歷代名人泊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沈潛經史原本風雅，頤顧棟高陳祖范任啟運沈德潛輩，亦各著成編，玆非勦說厄

言可比。均應繫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為給價。家藏者或官為裝印。其有未經鑄刊祇係鈔本存畱者，不妨繪錄副本，仍將原書還給。嚴飭所屬一切善為。經理母使吏胥藉端滋擾，但各省鬼韻之書，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鑑別，悉令呈送，煩複皆所不免。著該該撫等先將各書，欵列目錄，注係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旨何在，簡明開載，具摺奏聞。候集齊後，令廷臣覈有堪備閱者，再開單行，如取進底，副在石渠用借，以覽。從此四庫七畧，益昭美備，稱朕意焉。欽此。

期告竣不得任意稽延徒謂汗青無日仍將應定條例卽行詳議繕摺具奏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學士劉統勳等

議奏校辦永樂大典條例一摺奉

旨是依議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奉

旨現在查辦四庫全書之翰林等官署照武英殿修書

處之例給與飯食卽交福隆安派員經理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奉

上諭前經降旨博採遺編集為四庫全書用昭石渠美

備並以嘉慶藝林旋據浙江江南督撫及兩淮鹽政

等奏到購求呈送之書已不下四五千種並有稱藏

書家呈獻種數尤多廷臣中亦有紛紛奏進者因命

詞臣分別校勘應刊錄以廣流傳其進書百種以

上者立命擇其中精醇之本進呈乙覽朕幾餘親為

評詠題識贊嘆復命將進到各書於篇首用翰林院

印並加鈐記載明年月姓名於書面真俟將來辨核

後仍給還各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經題詠諸本竝令

書館先行錄副將原書發還俾收藏之人益增榮幸

深喻朕意方今文治光昭典籍大備恐名山石室備

蓄尚多用是廣為蒐羅俾無遺佚冀以聞補闕所

有進到各遺書並交總裁等同永樂大典內現有各

種詳加核勘分別刊錄擇其中罕見之書有益於世

道人心者壽之槩棄以廣流傳餘則選派謄錄彙編

成編陳之冊府其中有俚淺譏諷者止存書名集為

總目以彰右文之盛此採擇四庫全書本指也今外

省進到之書大小長短參差不一既無當於編列總

編而業已或刻或鈔其原書又何必復置內府且伊

等將珍藏善本應詔集交深可嘉若因此收存不

發轉使耽吟明理之人不得保其世守於理未為公

允朕嘗有爲之所有各家進到之書俟校辦完竣日

仍行給還原獻之家但現在各省所進書稿已屬不

少嗣後自必陸續加多其如何分別標註俾還本人

不致混淆遺失之處著該總裁等妥議具奏仍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奉

上諭國家富文治休明之會所有古今載籍卷及時蒐

羅大備以光冊府而裨藝林因降旨命各督撫加意

採訪彙上於朝旋據各省陸續奏進而江浙兩省彙

書家呈獻種數尤多廷臣中亦有紛紛奏進者因命

詞臣分別校勘應刊錄以廣流傳其進書百種以

上者立命擇其中精醇之本進呈乙覽朕幾餘親為

評詠題識贊嘆復命將進到各書於篇首用翰林院

印並加鈐記載明年月姓名於書面真俟將來辨核

後仍給還各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經題詠諸本竝令

書館先行錄副將原書發還俾收藏之人益增榮幸

深喻朕意方今文治光昭典籍大備恐名山石室備

蓄尚多用是廣為蒐羅俾無遺佚冀以聞補闕所

有進到各遺書並交總裁等同永樂大典內現有各

種詳加核勘分別刊錄擇其中罕見之書有益於世

道人心者壽之槩棄以廣流傳餘則選派謄錄彙編

成編陳之冊府其中有俚淺譏諷者止存書名集為

總目以彰右文之盛此採擇四庫全書本指也今外

省進到之書大小長短參差不一既無當於編列總

編而業已或刻或鈔其原書又何必復置內府且伊

等將珍藏善本應詔集交深可嘉若因此收存不

發轉使耽吟明理之人不得保其世守於理未為公

允朕嘗有爲之所有各家進到之書俟校辦完竣日

仍行給還原獻之家但現在各省所進書稿已屬不

少嗣後自必陸續加多其如何分別標註俾還本人

上諭據四庫全書館總裁將所輯水樂大典散片各書

進呈朕詳加披閱內宋劉政學易集十二卷擬請刊

刻其中有青詞一體乃道流祈禱之意非斯文正軌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諭旨四庫全書處進呈總目於經史子集內分晰應刻

辦鈔及應存書目三項各條下俱經擬有提要將一

書原委據舉大凡并詳著書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覽

了然較之崇文總目蒐羅既廣體例加詳自應如此

前已降旨分別頒賞古今圖書集成及初印佩文

韻府并擇其書尤雅者製詩親題卷端俾其子孫世

七百種者如浙江范懋柱等家其真集收藏深可嘉

尚前已降旨分別頒賞古今圖書集成及初印佩文

韻府并擇其書尤雅者製詩親題卷端俾其子孫世

守以爲稽古藏書者勤今進到之書於纂輯後仍須

發還本家而所撰總目若不載明係何人所藏則閱

者不能知其書所自來亦無以彰各家珍彝益之

善者通查各省進到之書其一人而收藏百種以上

者可稱爲藏書之家卽應將其姓名附載於各書提

要其在百種以下者亦應將由某省督撫某人採

訪所得附載於後其官版刊刻及各處陳設庫貯者

俱載內府所藏使其眉目分明更爲詳細至現辦四

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將來鈔刻

成書編閱已頗爲不易自應於提要之外另刊簡明

書目一編祇載某書若干卷註某朝某人撰則篇目

不繁而檢查較易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

而得全書藉與海內之士考鏡源流用昭我朝文治

之盛著四庫全書處總裁等遵照悉心妥辦並著通

諭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奉

前因題胡宿集見其有道院青詞教坊致語之類命
刪去刊行而鈔本仍存其徵今劉政所作則因已身
服藥交年瑣事用青詞致告尤爲不經雖鈔本不妨
姑存刊刻必不可也蓋青詞跡涉異端不特周程張朱
諸儒所必不苟爲卽韓柳歐蘇諸大家亦正集所未見
若韓愈之送第文柳宗元之乞巧文此乃擬託神靈

奉之以充策府，而昭文治淵海，縹綱蔚然稱盛。第文淵閣國朝雖爲大學士兼銜，而非職掌，在昔並無其事也。茲欲禁書館所，良自僥倖，不可不設官兼掌，以利

傳末用垂久遠。其官板及內府陳設書籍，茲著改刊此旨一體增入，欵此。

增補古今考略卷第十五
其實自宋而降宋制設文淵閣閣事總其成其次爲直閣事同司典掌又其次爲校理分司註冊點驗有閣中書籍按時檢曠雖責之內府官屬而一切職掌則領閣事以下各任之於內閣翰詹衙門內兼用其每衙應設幾員及以何官兼任著大學士會同吏

部翰林院定議列名具奏候朕准定令各分職纂修
將來卽爲定額用垂久遠至於四庫所集多人閒未
見之書朕勤加採訪非徒廣金匱石室之藏將以嘉
惠藝林啟牖後學公天下之好也惟是鐫刻流傳僅

青詞一種，益當一律從刪。所有此二書，著交該總裁等重加釐訂，分別削存，用昭評讐之允。至現在纂輯四庫全書，部帙計盈數萬，所採詩文既多，自不能必其通體完善。或大端可取，原不妨棄瑕錄瑜。如宋穆脩集有曹操帳記，語多稱頌，譯於是非大義，在所必刪。而全集或錄存，亦不必因此以廢彼。惟當於提要內闡明其故，使去取之義瞭然。諸凡相類者，均可照此辦理。該總裁等務須詳慎，決擇使盡言悉歸雅正。副族籩古斥邪之意，欽此。

勤學者竝許告之所司赴閣觀覽第不得攜取出外致有損失其如何酌定章程竝著具奏以聞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奉

工諭昨四庫館進呈寶集水樂大典散篇內有麟臺故事一編爲宋待制程俱撰。具詳當時館閣之制。所載典掌三館祕閣書籍以執政領閣事。又有直祕閣祕閣校理等官。頗稱賅備。方今搜羅遺編。集爲四庫全書。每輯錄奏進。於親披閱釐正特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

諭旨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表揚盛烈朕復於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謠寓譏諷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錄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謠應改爲忠義第本傳相沿已久民間所行必廣難於更易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

勤學者竝許告之。所司赴閣覲覽不得攜取外出，致有損失。其如何酌定章程，並著具奏以聞。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奉

所藏書皆成善本，亦以示嘉惠士林至意。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奉

陸續送到各種遺責令原裁等悉心校勘分別應印
應鈔及存目三項以廣流傳第其中有明季諸人書
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燬之例節經督撫
呈進茲飭官臣詳晰檢閱朕復於進到時親加披覽
覺有不可不爲區別甄核者如錢謙益在明已居大
位又復身事本朝而金庵廟大均則又過躡緇業均
以不能死節視顏苟淫乃託名勝國妄肆狂狺其人
實不足齒其書豈可復存自應逐細查明概行燬棄
以勵臣節而正人心若劉宗周黃道周立朝守正風
節凜然其奏議慷慨直諫忠盡溢於簡牘卒之以身
殉國不愧一代完人又如熊廷弼受任疆場材優幹
濟所上封事語多剝切乃爲朝議所撓致使身陷大

時當闕其誠內有灑一腔之血於朝廷付七尺之軀
於邊塞二語。親爲批諭云至此爲之動心欲淚而彼
之君若不聞明欲不以得乎。可見朕大公至正之心
矣。又如王允成南臺奏案彈劾權奸指陳利弊亦爲

無慚骨頭。又如葉向高爲當時正人頗負重望及再
入內閣值逆閹弄機調停委曲雖不能免責貽之備
然視其綸扉奏草請補闕臣疏至七十上幾於痛哭
流涕一概付之不咎。其朝綱義旌可不問而知也。以
上諸人所言若當時能採而用之收效未必若彼其
速。是其善爲明季喪亂所聞足資考鏡惟當改易違
辟字句無庸銷燬。又彼時直臣如楊漸左光斗李應
昇周宗建繆昌期趙南星倪元璫等所有書籍並當
以此類推卽有一二語傷觸本朝本屬各爲其主亦
止須酌改一二語實不忍茲從焚棄致令湮沒不彰。
至黃道周另有博物典集一書不過當時經生家策
料之類然其中紀本朝事蹟一篇於李成梁後設謀

恭害具載本末尤足徵我朝。上諭。四庫全書館送呈李鳴濟南集其詠鳳凰臺一首。
酌改數字存其原書使天下後世曉然於明之所以
亾與本朝之所以興俾我子孫永念。

祖宗締造之艱難益思兢兢業業以祈

天而永

命其所裨益豈不更大。又何必亟燬其書乎。又若纂選各

家詩文內有錢謙益屈大均所作自當削去其餘原
可畱存不必因一二匪人致累及衆或明人所刻類
書其邊塞兵防等門所有觸礙字樣固不可存。然祇
須削去數卷或削去數篇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
二卷帙遂廢全部。如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人書
之斥元其性於義理者自當從改其書均不必燬。使無
礙之書原聽其照舊流行而應禁之書自不致仍前
藏匿方爲盡善。著四庫全書總裁等妥協查辦粘簽
呈覽候朕定奪。竝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奉

旨前經降旨各省藏書家所呈書籍於辦畢後即行發
還至督撫等自購呈進之本俱經奏請畱供石渠之
藏其在京大臣官員等所進之書亦俱請備儲中祕。

昨歲大學士等議定文淵閣藏書章程云俟全書告

竣後各藏其副於翰林院置立架分貯等語朕命纂

院藏副計則各處所進書函長短間狹不等分鐵插

架不能整齊真若俟四庫全書錄四分完竣令照

式再錄一分貯之輪流既可備耽書之人入署就閱

朱東觀編輯崇禎年間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
開國方略後以昭徵信近復閱江蘇所進應燬書籍內有
明季秕政漸至瓦解而不可救亦足取爲殷鑒。唯諸

疏中多有乖觸字句彼皆忠於所事實不足懼惟當

酌改數字存其原書使天下後世曉然於明之所以
亾與本朝之所以興俾我子孫永念。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奉

上諭。四庫全書館送呈李鳴濟南集其詠鳳凰臺一首。
酌改數字存其原書使天下後世曉然於明之所以
亾與本朝之所以興俾我子孫永念。

書將來仍可參交武英殿另行陳設收藏將此諭令

四庫館總裁等遵照辦理欽此。

四庫館總裁等遵照辦理欽此。

太祖高皇帝以七大恨告
天師直爲壯神爻所指鑒造鴻基實自古創業者所真及。
雖彼之臣子亦不能變亂黑白曲爲隱譖存其真并
可補當年紀載所未備因命館臣酌加節改附載

試以然報德伏讀

旨前經降旨各省藏書家所呈書籍於辦畢後即行發
還至督撫等自購呈進之本俱經奏請畱供石渠之
藏其在京大臣官員等所進之書亦俱請備儲中祕。

昨歲大學士等議定文淵閣藏書章程云俟全書告
竣後各藏其副於翰林院置立架分貯等語朕命纂

院藏副計則各處所進書函長短間狹不等分鐵插
架不能整齊真若俟四庫全書錄四分完竣令照
式再錄一分貯之輪流既可備耽書之人入署就閱

朱東觀編輯崇禎年間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
開國方略後以昭徵信近復閱江蘇所進應燬書籍內有
明季秕政漸至瓦解而不可救亦足取爲殷鑒。唯諸

疏中多有乖觸字句彼皆忠於所事實不足懼惟當

酌改數字存其原書使天下後世曉然於明之所以
亾與本朝之所以興俾我子孫永念。

此等背理稱名之謬，豈可不爲改正，以昭示方來者。交武英殿將北史文苑傳敘改爲漢武韻府內刪去。此條酌爲改刊。所有陳設之書悉行改補。其李薦集亦一體更正。竝論四庫全書館臣等於校刊書籍內遇有似此者，俱加纂擬改聲明進呈。毋稍忽略。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奉

寫繆字，狄字改寫敵字。昨閱楊繼盛集內，改寫亦然。而此兩集中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夷狄二字，屢見於經書，若有心改避，轉爲非理。如論語、夷狄之有君，孟子東夷西夷，又豈能改易？亦何必改易？且宗澤所指係金人，楊繼盛所指係諸達，更何所用？其避諱耶？因命取原本閱之，則已改者皆係原本妄易，而不改者原本皆空格加圈。二書刻於康熙年間，其謬誤本無庸追究。今辦理四庫全書，應鈔之本理，應斟酌妥善。在騰錄草野無知，照本鈔騰，不足深責。而空格則係分校所填，既知填從原文，何不將其原改者悉爲更正？分校覆校俱係職官，豈宜失檢？若此至總裁等身，爲大臣，於此等字面，尤應留心細勘，何竟未能逐一校正？其咎更無所辭。非他書總核記過者可比。所明改正。茲諭該館臣嗣後務悉心詳校，毋再輕率干涉。欽此。

又擇其尤精者爲薦要，分貯大內及御園用昭美備。所以多選膳錄寬予限期，以期校成善本。嘉惠藝林，昨辦書屆五年，將校對膳錄諸人優予議敘用。于勸揚惟是進呈各書狀，信手抽閱，即有譌舛。其未經指出者，尚不知凡幾。既有校對專員，復有總校總裁，重重審勘。一書經數人手眼，不爲不詳。何以漫不經意，必待朕之遍覽乎？若朕不加檢閱，將聽其譌誤平脫。因四庫全書應繕寫者，統計十六萬八千冊，卷帙浩繁，既成大事，不妨略其小節。自開館以來，無不典故，多方鼓舞，所以體恤之者倍至。若此任意疏忽，屢訓不改，長此安窮，徒以四庫書館開倂進之階，爲終南捷徑。又豈可不防微杜漸耶？前定總裁，經校分校等，按次記過三月，查核交部議處，原不過薄示懲儆，使知愧勵。乃各總裁僅請每部抽看十之一二，以圖卸責。身爲大臣，即不宜如此存心。方旣經看，而仍認其魯魚亥豕，累牘論篇，其又何辭以自解飾耶？嗣後務宜痛加猛責，悉心校勘，其於去取膳錄，分校之際，更不宜左袒。庶乞恩准，以無負朕稽古右文之意。毋再因循干咎，將此再行嚴飭在館諸臣，知之欽此。

禁中抗章極論并及於沈淮之交通內臣，亦能侃侃不阿。雖其閒若徐爾一之九八分疏極口詆斥孫承宗，而於溫體仁霍維華等則曲加贊譽，是非倒置以圖榮聽。此外亦不過摭陳言，固無足取。其餘諫論，危言切中彼時弊病者，實俱無懈可擊。前因明季諸臣如劉宗周黃道周等立身行己，秉正不回，其抗疏直諫，皆意切於匡濟時艱，忠盡於俠臘。已降旨將其違礙字句酌量改易，無庸銷燬。因復思明自神宗以後，朝多秕政，諸臣目擊國勢之阽危，往往苦口極言，無所隱諱。雖其君置若罔聞，不能稍收補救之效，而遺篇俱在，凡一時廢弛瞀亂之迹，痛切數陳，足資考鏡。朕以為不若擇其較有關係者，別加編錄，名為明季奏疏，勒成一書，使天下萬世曉然於明之所以亡，亦可垂示方來，永爲殷鑒。況諸臣彈劾權姦，指摘利病，至不憚再三入告。實皆出自愛君體國之誠，而其姓名草疏，不盡見於明史。朕方欲闡幽顯微，又何忍令其湮沒弗彰。况諸臣在勝國言事於我國家，聞有干犯之語，彼自爲其主，不定深責。非若身入本朝，肆爲詆讐者，可比原不妨就其應存諸疏，將觸背字面，量爲改易，選錄餘仍分別徵發。於辦理違礙書籍，似屬竝行不悖。著交該總裁，遴選一二入詳悉校閱，編輯錄，以次呈覽，候朕鑒定。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奮庸熙載先采恩疇。周則監于二代。立三公三孤。秦漢以後爲丞相爲中書門下平章知政事。明洪武因無殊惟在人主太阿不移簡用得人則雖名丞相不過承命奉行卽改稱大學士而所任非人猶弄威福。	史子集各部冠以聖義	上諭據四庫全書總裁奏進所辦總目提要內請於經
嚴嵩之流非仍名大學士乎。蓋有是君方有是臣。惟后充觀厥后庶臣克顙厥臣。昔人言天下之安危係乎宰相其言實仍是而非也。至六官卽今之六部周禮典制綦詳亦本于唐虞司徒秩宗諸職外而督撫自秦漢以來所稱守牧節度行省卽唐虞十二牧之遺歷朝改革達置紛如難以續數我國家文武內外官職品級載在大清會典本自然至於援古證今之其官卽前其代其官又或古有今無或古無今有尤左効定成晉昭垂永久俾覽者一目了然現在編列四庫全書述文異集著卽派總纂總校之紀昀陸錫熊座費墀孫士毅等悉心校較將本朝文武內外官職階級與歷代沿襲異同之處詳稽正史博參羣籍分晰序說簡明精審毋冗毋遺其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護軍統領健銳火器營內務府并駐防將軍及新疆增置各官亦一體詳考證分門別類纂成歷代職官表一書由總裁覆核經續進呈候朕閱定書成後卽以此旨冠於卷首不必譜序列入四庫全書刊布頒行以昭中外一統古今美備之盛因首論丞相一官餘可類推覽是編者其各顧名思義凜然於天工人代兢兢業業夙夜端共以庶幾克期無曠之義欽哉特諭欽此。	御製詩文集冠首至經史子三部仍照例編次不必全以聖義諸名目雖爲尊崇起見未免又多增義例朕意如列聖御纂諸經於各本經諸家之前御批通鑑綱目等書列於各家編年諸書之前五朝聖訓殊批諭旨方略等書列於詔令諸門之前御註道德經列於各家所註道德經之前其他以類仿照編次俾尊崇之義與編纂之體並行不悖至閱其總目特載朕前後修書諭旨及御題四庫諸書詩文爲卷首所辨未爲盡協四庫全書體大物博將來書成之日篇帙浩繁舉何爲序所有歷次所降諭旨刊之列朝欽定諸書之前心尤未安雖纂校諸臣尊君之意然朕則筆削權衡務求精當使綱舉目張體裁醇備足爲萬世法則卽後之好爲論辨者亦無從置議方爲盡善所有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各部俱照各按換述人代先後依次編纂至我朝欽定各書仍各按門目分冠本朝著錄諸家之上則體例精嚴而名義亦秩然不紊稱朕折衷詳慎之至意將此諭令館臣遵照辦理欽此。	本集卷首庶眉目清而開帙了然將此諭令館臣遵照辦理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奉	聖謨等六門恭載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奉
列朝欽定諸書之後而四庫書內朕所題各書詩文列在	御製詩文集冠首令將列朝御纂	列聖欽定諸書及朕御製御批各種所擬殊屬棼繁從前開館之初曾經降旨以四庫全書內惟集部應以本聖義
列朝御纂	御製各書分列各家著撰之前不必特標名目竝令將卷首所錄御題四庫諸書詩文撤出分列御製詩文各集之前所以示大公也朕一再思維四庫全書之輯廣搜博採纂章著用以昭垂久遠公之天下萬世如經部易類以子夏易傳冠首實爲說易家最古之書允宜弁冕義經若以前代帝王論著以本朝欽定諸書列於各代之前雖爲纂修諸臣尊崇本朝起見而於編排體例究屬未協況經史子集各部內尚有前代帝王論著以本朝欽定各書冠之亦未有合在編輯諸臣自不敢輕議及此	上諭昨據四庫全書總裁奏請總目請於經史子集各部冠以聖義
集內傳各爲卷首則編排在	欽定各書仍各按門目分冠本朝著錄諸家之上則體例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四庫全書館進呈書內有宋葉隆禮奉勅所撰契

丹國志其說採摘通鑑等編及諸說部書按年臚載

鈔撮成文中間體例混淆書法譏舛不一而足如書

既名契丹國志自應以遼爲主乃卷首年譜既標太

祖太宗等帝而事實內或稱遼帝稱國王豈非自亂

其例又是舊既奉南宋孝宗勅授而評斷引宋臣胡

安國語稱爲胡文定公實失君臣之體甚至大書遼

帝紀元於上而以宋祖建隆等年號分注於下尤爲

紕謬夫梁唐晉漢周僭亂之主享國日淺且或稱臣

稱兒稱孫於遼分注紀元尚可若北宋則中原一統

豈得以春秋分國之例概分注於北遼之下又引胡

安國論歐以劫迫其父開門納晉軍之楊承勅謂變

而不失其正時承勅同父被晉圍慮禍及身乃劫其

父致被晉戮而已受晉爵賞夫大義滅親父可施之

子子不可施之父父既背叛子惟一死以答君親豈

有滅倫背義尚得謂之變而不失其正此乃胡安國

華夷之見芥蒂於心右逆子而亂天經誠所謂胡說

也其他乖謬種種難以枚舉朕詳加披覽經指駁者

數十條館臣乃請撤出此部書朕以春秋天子之事

是非萬世之公昨曾著正統辨論斷甚明今契丹國

志既有成書紀載當存其舊惟體例舊法譏舛於網

目大義有乖者不可不加釐正著總纂紀昀等詳加

校勘依例改纂其志中之事蹟如祭用白馬灰牛既

中枯骨變形視事及戴野猪頭披皮之類雖迹涉荒

誕然與詩書所載簡狄吞卵姜嫄履武復何以異蓋

神道設教古今胥然義正如此又何必信遠而疑近

乎其餘遼帝過舉如母后擅權諸事足爲後世鑒戒

者仍據志實者一字不可易該總裁等覆閱進呈候

朕規定錄入四庫全書並將此旨書於簡端以昭綱

常名教大公至正之義特諭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內閣奉

上諭歷代名臣奏疏向有流傳選刻之本四庫全書內

亦經館臣編次進呈其中危言謠論關係前代得失

者固可援爲法戒因思勝國去今尤近三百年中蓋

臣傑士風節偉著者實不乏人跡其規陳治亂抗疏

批讞當亦不亞漢唐宋元諸臣而奏疏未有專本使

當年繩愆糾繆忠君愛國之忱後世無由想見誠闕

典也卽或其人品諂未醇而其言一事陳一弊切中

利病有裨時政者亦不可以人廢言至神宗以後諸

臣奏疏內有因邊憲用兵涉及本朝之處彼時主闇

政昏大阿倒置閫人竊柄權倖滿朝以致舉錯失當

賞罰不明其君縱流于上竟置國事若罔聞遂至流

寇四起兵潰餉絕種種政指不勝數若楊漣左光

斗熊廷弼諸人或折衝疆場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

建議剗切教諭證明之君果能採而用之猶不致敗

亡若是之極其事距今百十餘年殷鑒不遠尤當引

爲炯戒則諸人奏疏不可不亟爲輯錄也除明史本

傳外所有錄入四庫全書諸人文集均當廣爲蒐採

裒集成編卽有違礙字句祇須略爲節潤仍將全文

錄入不可刪改此事關係明季之所以亡與我朝之

所以興衰急之分

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初一日奉

武英殿刊刻仍鈔入四庫全書將此旨冠于簡端所

有前派紀昀等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卽著歸入此

壽按其朝代一體編纂特諭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內閣奉

上諭昨閱四庫館進呈書有朱存孝編輯迴文類聚補

遺一種內載美人八詠詩詞意娛狎有乖雅正夫詩

以溫柔敦厚爲教孔子不刪鄭衛所以示刺示戒也

故三百篇之旨一言蔽以無邪卽美人香草以喻君

子亦當原本風雅歸諸麗則所謂託興遙深語在此

而意在彼也自玉臺新咏以後唐人韓偓輩務作綺

麗之詞號爲香奩體漸入浮靡尤而效之者詩格更

爲卑下今美人八咏內所列艷華楚等詩毫無寄託

輒取俗傳鄙俚之語曲爲描寫無論詩固不工卽其

編造題目不知何所證據旣輯四庫全書當採詩文

之有關世道人心者若此等詩句豈可以體近香奩

概行採錄所有美人八詠詩著卽行撤出至此外各

種詩集內有似此者亦著該總裁督同總校分校等

詳細檢查一併撤出以示朕釐正詩體崇尚雅醇之

至意欽此

上諭四庫全書舊萃古今載籍富有美備不特內府珍

藏藉資乙覽亦欲以流傳廣播沾溉藝林前因卷頁

浩繁中多舛錯特令總纂等復加詳細雙校俾無魯

魚亥豕之譏茲已釐訂嚴工悉臻完善所有江浙兩

省文宗文匯文淵三閣應貯全書現在陸續頒發藏

度該處爲人文淵藪嗜奇好學之士自必羣思博覽

藉廣見聞從前會經降旨准其赴閣檢視鈔錄僉資

蒐討。但地方有司恐士子縉闈汚損或至過有珍祕。

以阻爭先使覩之忱則所須三分全書亦僅東之高閣轉非朕搜輯羣書津逮譽髦之意。卽武英殿聚珍

板諸書排印無多恐士子等亦未能全行購覽該督

撫等諱飭所屬俟朕閣全書排架齊集後諭令該省

士子有願讀中祕書者許其呈明到閣紗閱但不得

任其私自攜歸以致稍有遺失至文淵閣等禁地森

嚴士子等固不便進天鈞閣。翰林院現有存貯底

本如有惜殷誦習者亦許其就近鈔錄。堂院不得勒

阻留難如此廣爲傳播僥幸古者得暗生平未見之

書互爲鈔錄傳之日久使石渠天祿之藏無不家絃

戶誦益昭右文稽古加惠士子盛事不亦善乎欽此。

多羅質都王臣永璣等奉
敕編纂四庫全書告成謹奉

表上

進者伏以

天璣勳度書林占五緋之祥。

帝鏡懸光藝苑定千秋之論。

立綱維於鼇極函列雲珠。

姚剛述於龍蟠勢昭虹玉理符心矩絜三古以垂謀。

道叶神樞匯九流而證聖治資鑒古德洽敷文臣

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神霄九野大清

耀東壁之星懸闕三城上帝據西崑之府文章有

象翠鳴遠吐其天苞繪畫成形白阜肇圖其地絡

書傳華韻初徵雨粟之祥錄授黃神始貯靈蘭之

典洞庭祕簡稽大禹所深藏柱下遺編付老聃以

世守秦操金策聖籍雖焚漢理珠囊遺經故在儒

生密寶維孔紹之承家謁者旁求見陳農之奉使。

蝌文以後篇章自是滋多麟閣所儲條目於焉漸

備杖吹藜火夜讌別錄之編衣染鑪香半校中經

之簿王仲寶區其流別定新志之九條阮孝緒撮

其叢殘括舊傳之五部勸書妙畫世摹展氏之圖。

捲幔飛仙史載隋宮之蹟庶武德訖乎天寶鉅軸

彌增宋景祐繼以淳熙牙錄再錄南征併玉元遷

三館之廟北極營都明選上帙之積莫不前徵遠

古丹壺溯合惟之蹤始發空林青闌紅頻斯之篆。

特納翰府之藏水樂遺編

俯檢文樓之帙例取吳興削裂雖多體宏於正

蜀書林蒐羅終富襟楮宜新命刊削其漏言瀝液培珍。

紙精鏤廣購一篇增十四之酬。華贈重綢三品別
兩扇之等凡以窮搜放失猶文林辨囿之精互鏡
瑕瑜立聖域賢關之訓結德輿而輶輶順經流
僚學海以沿波源通道筏然而掇餘易匱四千卷

既匱殘膏驚廣輪蕪百兩篇更珍賈鼎丹青失實
或貽誚於王充朱紫相消孰齊蹤於鄭默甚乃別

風淮雨惜奇字而偏重或如許綠絳紅踵駁文而

莫悟蘭臺度貯多如賄改添經東板摹傳遂至誤

尊閣本故祕書總目鄭夾深復議校讎而文苑英

華彭叔夏重加辨證從未有重疊累洽華縣紫

極之庭繪古崇儒冊府闕丹寢之館彌綸宙合識

大識小之無遺榮鏡登闕傳信傳疑之有準。金模

特建寶思周融如

今日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

瑞席蘿鳳

播威棱於十曲響震雲霞

洽文德於四溟兆開神錫

帝嬌歌詠已題九萬瓊牋臣向編摩處繡三千寶牋博

收竹素仍浴天祿之名珍比琳瑯水付長恩之官

乃猶尋端竟委溯支絡於詞源縫地經天探精微

於義海昭陽韶歲

纖碎或得諸玉枕石函掇拾畸零均給以螺丸麻

敕比排其鑿削。焦桐漆斷，重廢百納之琴。百皇銅璈合

鑄九金之鼎。復以羽陵鑑勝，或有存萬年之委藏。餘

不無佚漏十行。

丹詔偏徵汲古之家，七錄細纂廣啟獻書之路。逸經

策出自大航雜卦殘篇，發從老屋鋪帆振舵。孟家

東洛之船玉軌飛輪，吳氏西齋之軸鱗排五字。多

王榮之所未聞，筭束金繩牽張華之所莫識。光明

蘭紙，朱題芸帙之名，蟠屈鸞章紫認槐廳之印。紅

梨隔院，曹司對設於東西。青鑑瀟香品第詳分其

甲乙。

天演演派光連太史之河，卿月澄暉形接文昌之宿。

總司序錄叨楊億之華資，分預校讎列任宏之清

秋銀袍應召驥雲路以彈冠，粉署徵才記仙郎而題柱。懷鉛握粟

學官願效其長切，願割園博士亦研其九術。遂

龍墀增置鈔胥，競抽毫於虎儀。圖與史並陳左右，粉

乃別開書局，特分署於

龍墀。增置鈔胥，競抽毫於虎儀。圖與史並陳左右，粉

乃別開書局，特分署於

龍墀。增置鈔胥，競抽毫於虎儀。圖與史並陳左右，粉

乃別開書局，特分署於

龍墀。增置鈔胥，競抽毫於虎儀。圖與史並陳左右，粉

乃別開書局，特分署於

龍墀。增置鈔胥，競抽毫於虎儀。圖與史並陳左右，粉

乃別開書局，特分署於

龍墀。增置鈔胥，競抽毫於虎儀。圖與史並陳左右，粉

乃別開書局，特分署於

龍墀。增置鈔胥，競抽毫於虎儀。圖與史並陳左右，粉

目眩暫於花光，宛遊羣玉之峯。神愕眙於寶氣，豈但鴻都多士，誠聞見所未嘗。實令虎觀諸儒辨妍媸而真決，所賴恭承。

睿鑒提玉尺以量材，仰興

天裁，揮銀華而鑒物。初披卷軸，共掇零殘，卽荷

絲綸務轉完璧，吳澄易裏辨頰倒乎陰陽。楊箇詩音斥

混淆平周漢，釋官物說刪馬角之荒唐。譚史傳聞

摘象胥之論異，蘸章祈福發凡於劉政之詞語錄

參禪示例於齊熙之記。固已南車指路陟道岸而

衝亭。西湖遊蹟殊憐野老之藏名，北使賓筵深顧

詞臣之校射。宋鈔僅臘蒐舊志於臨安，金刻補

寶遺聞於貞觀。或攻或守，徒存于鑑之兵謀。相

生未信五行之術運，建炎政草媿彼中興。至正

刑章斥其左祖，李尊洛學辨道命於天原。鄭注桑

書剖源流於地理，史腴詳摘有述。漢雋之精，經笥

囊探更勝。曹倉之富，至於孔庭舊讀首定儒宗。蔡

帳祕文，嚴排異說。范祖禹之帝學，具有淵源。曾公

亮之武經，始存崖略。橫戈危堞，節取陳規。握策靈

臺參微蘇須算，妙杪忽九章研鮑辭之藏術。雜縱

橫十卷稽趙蕤之撰，楚中隱士互櫂韓柳之評。婺

郡名賢不廢呂唐之學，臚登識記衍洪範而原非

妄議。井田託周而更談，錢塘遺事深識首鼠於

宋元。曲消舊聞，微憾操戈於洛蜀。細聽有取，旁通

方朔之言。指佞無難，慎聽韓非之說。曉思書苑，列

筆肆而成風。馬總愚林舉詞條而擢秀，黃伯思之

御覽徒粉飾于嘉名。因學紀聞，偶抨彈其迂論。晚

容獲跡類採叢編，玉川之餘濱。四篋誤註寧知顏巷之心，二佛同稱轉尼山之量。六經作繪全收

諸楊甲圃中，七緜成編知出自莊周書後。五首分

配篆文互備其形聲。一史交參，奇字各通其假借。

古香醜鵝細辨班書，研胷穿連重刊薛史。清流肇

費示鑒戒於東林，正統明尊存綱常於西蜀。派沿

凍水袁朱之新例兼存俗記，扶餘班范之語傳並

訂。黨碑再勒，嗟指盜而開門。權僕彌張噲教星而

替月。西湖遊蹟殊憐野老之藏名，北使賓筵深顧

詞臣之校射。宋鈔僅臘蒐舊志於臨安，金刻補

寶遺聞於貞觀。或攻或守，徒存于鑑之兵謀。相

生未信五行之術運，建炎政草媿彼中興。至正

刑章斥其左祖，李尊洛學辨道命於天原。鄭注桑

書剖源流於地理，史腴詳摘有述。漢雋之精，經笥

囊探更勝。曹倉之富，至於孔庭舊讀首定儒宗。蔡

帳祕文，嚴排異說。范祖禹之帝學，具有淵源。曾公

亮之武經，始存崖略。橫戈危堞，節取陳規。握策靈

臺參微蘇須算，妙杪忽九章研鮑辭之藏術。雜縱

橫十卷稽趙蕤之撰，楚中隱士互櫂韓柳之評。婺

郡名賢不廢呂唐之學，臚登識記衍洪範而原非

妄議。井田託周而更談，錢塘遺事深識首鼠於

宋元。曲消舊聞，微憾操戈於洛蜀。細聽有取，旁通

方朔之言。指佞無難，慎聽韓非之說。曉思書苑，列

筆肆而成風。馬總愚林舉詞條而擢秀，黃伯思之

御覽徒粉飾于嘉名。因學紀聞，偶抨彈其迂論。晚

唐小史入廚掌取乎危言。南宋枝談按狗深嫌其曲筆。十七卷騷人舊製更證以草木之名。二百年吏部清吟特賞其煙霞之氣。兼推韓杜續來鳳皆之勝。竝採郊祀擬以棠華之句。文恭著作先歐尹而孤行忠肅風裁抗蘇程而角立勤王留守呼北渡者凡三殉節侍郎壯南朝者惟一學如和叔原不限以宗朱詩到儀卿乃轉嫌其入墨。讀書祕閣明睂初論古之非。從官金鑑賞仇遠耽吟之癖。楊維楨取其辨統而頌葬則當誅劉宗周閱其完忠而吠堯爲可怒。凡茲獨斷咸棄。

睿裁懿此同情實孚公義。苞千齡而建極道出於天。綜百氏以歸聖言表諸聖權衡筆削事通乎春賞秋刑。絜度方圓法本乎乾規坤矩。是以儀璘耀擢景鳴趨鏞棧先鳴盼音層集鯨鐘方警。欣蓬館以長登鶴簷嚴闕於蘭膏以夜繼披文計數。寧止於萬七千篇。按月程功務得

夫四十五日。裁縫無迹。先成綵白之裘。傳寫相爭齊次汗青之竹。架羅黃卷積盈有似於添籌。尤擁烏皮刊謬時防其拂葉畢昇活板漸看字是排成

七句之念典彌勤。曾鞏官書已見序稱校上加以

乾行至健。雲輅巡方。乙夜展重修之卷。至三至再成玉楮之遲雕

數萬數千。摘金根之屢試。坤原爲金。搜採刊板之

謠。或作羊。細檢鈔書之謠。毫釐不漏。載旁添待補之戈。鑿點必嚴。繩上辨糾加之網。剖除不盡時飭以委下雌。責輪郭空存常指其竟同曳白。

明周纖芥共欽。睿照無遺。報乏微涓彌覺媿心生奮。若大考勤校慎督

課雖詳。倚龍邀榮。雨露均滋中考亦賜以一級。柏臺聯句。聽鳳律之新聲。

芸署題名。踵麟臺之故事。墨勻蟬翅。祖帖雙鈎。帙

天書五色。猩毛擢穎。賦魚子之華牋。龍尾雕紋。融麝煤

之芳氣。銀碧翠管。細縈百和之香。錦段香羅。交映

五明之扇。繡縠委佩。綉時朱提。珍囊碧帛。帕裁白

璫雕盤列。釁果分。西域之甘。華俎嘗新。瓜勝東陵

之種。自天宣賜。多非夢寐所期。無地酬

恩。惟以文章爲報。周駁始末。櫛勒長編別採英華。先爲

嵩呼屬太乙之占祥。象符奎衆八年敬繕。抱古今四庫

之精。兩部分備合大小二山之數。惟全青之浩博。

實括羣言。合衆手以經營。俟逾數載。香薰蘭檳方

粗就而未終。閣聳雲楣已先成以有符。文河疏瀉

初如江別爲三。筆海朝宗。繼乃濶增以四。望洋無

際。創始之爲難。登岸有期。幸觀成之可嘉。較刪

繁之別帙。又閱兩年。勒集總之鴻裁。已盈一部。括

鑄分帙次。按乎甲乙丙丁。列架臚顏色別其赤青。得而反三。謀始圖終。百里勉行乎半九。精心刊誤。

白黑經崇世教貴實徵而贓虛談。史繫人心削謠詞而存公論。選諸子百家之粹博收而不悖聖賢。

懲十人九集之非。嚴次而寧拘門戶。上沿虞夏威

挹海以求珠。下採元明各拔沙而見寶。六千箇章

分主合延閣儲珍。二百卷部次州居崇文列且釋

名訓義。因李肇之解題。考異參同。近歐陽之集古。

事稽其實。循文防誤。於樹蕡詞取其詳。求益非同

於買菜人。無全美。比量其尺短寸長。語或微疵。辨

白其玉瑕珠類。經採錄真同鮑上龍門。附載姓

名亦使蠅躋驥尾。元元本本。總歸

聖主之持衡。是非非盡掃迂儒之膠柱。至其盈箱積

案。或汗漫而難尋。復以提要鈎元。期簡明而易覽。

譬諸典謨紀事。別行小序之一篇。類乎金石成書。

先列諸碑之十卷。分綱列目。見義例之有條。按籍

披圖。信源流之大備。水四瀛而山五嶽。侔此壯觀。

前千古而後萬年。無斯巨帙。蓋非常之制作。天如

畱待於今。而希有之遺達人。乃躬當其盛。叨司校

錄實。忝光榮。臣等功謝羹蟹。識同闕豹。鑽研文字。

未能脈望之通仙。延緩歲時。僅類暢通之食墨。仰

訓示。得聞六藝之源。曲荷

寬容許假十年之限。百夫決拾。望學的而知歸。一賓成

軒鏡之澄光。恭進

瑤階同義園之永寶。從此依模範狀。若疊矩而重規。

因之循軌知途。益輕車而熟路。先難後易。一隅可

得而反三。謀始圖終。百里勉行乎半九。精心刊誤。

